

一切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纵使阳光暂时不能杀死它们，
至少眼泪还可以淹死它们……

黑房契 红婚约

七子 著

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当当网
dangdang.com

sina 新浪文化·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北京版《蜗居》
房地产行业潜规则了谁
80后的婚恋焦虑

爱LV的包包
也爱廉价钥匙包
爱留宿豪华酒店
也爱淘宝动物园批发
爱和穆言你依我依 爱嚷嚷
也爱25平米的小house拴个凤凰男
别叫我小三 叫我孔雀女
我的故事像《蜗居》又不一样
我是徐萌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黑房契红婚约

七子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房契红婚约 / 七子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8

ISBN 978-7-5133-0027-8

I. ①黑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58525号

黑房契红婚约

七子 著

责任编辑: 姜 淮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郑 岩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内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9.875

字 数: 215千字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一版 201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027-8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1. 没有温暖的徐萌

徐萌之前一直隐隐觉得自己像个孤儿，之后，遇到穆言，发觉有从孤儿院被认领出来的感觉。

徐萌怎么会没有家呢，在外人看来很完美幸福的家庭啊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出身名门望族，三世同堂，其乐融融。锦衣玉食，吃饱穿暖，有素质有修养有文化有家教的“四有”女孩儿。亲戚们个个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循规蹈矩着，孝顺老人、操心孩子，虽有磕磕绊绊，不过是日子一天一天过。朋友们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中龙凤，没有狐朋狗友、三教九流之闲杂人等。

总之一句话，人正派，圈子优秀。

可是，徐萌还是觉得她不幸福。

这样的想法不是无事生非，吃饱了饭撑着玩，很简单，她的感情世界一片荒芜。

徐萌多愁善感，末梢神经灵敏，那个英语被称作“三屉馒头”的，说的就是她这样只为精神而活着的人。曾有人说：感情丰富的人，会面临悲剧。徐萌不知道，悲剧会是怎样的发生，只是知道，前半生她并不幸福。一直以来的感觉，幸福指数很低。

怎样勾勒一幅徐萌 25 岁之前的景况呢？

父母的教育方式似乎让人匪夷所思。说他们专权确实专权，说他们民主又确实民主。

就拿教育徐萌莫乱花钱为例，不正面教育，只管给徐萌旁敲侧击，施加压力。

家里虽不缺钱，可天天唠叨紧箍咒，昨天说菜买贵了，今天水费超预算了，明天电浪费了要及时掐掉，总之衣食住行样样精打细算到令人发指的地步。父母企望徐萌培养一种习惯，从出生就根深蒂固，由来已久的习惯：花钱要掂量掂量，月光族可怕就可怕在没有规划。最后让徐萌选择，徐萌只能违心选节约，选吝啬。

所以徐萌从小就没有玩具、没有零食没有零花钱、没有随身听、没有收音机，在别的孩子都有汽车坐的时候，始终靠自己的双脚和自行车，因为父母忙，忙到没有时间踩一踩油门接送。徐萌没想给自己定位到物质女孩的行列，她在想，父母的成就应该属于他们，自己不能理所应当躺功劳簿上。所有的苛刻，都在锻炼她的意志，不想养成攀比腐化的风气。可是……这么多年来，她却一直没有适应，看到别的女孩子换新衣，买零食，心里痒得就是一个字：“馋”。馋物质倒是其次，更多的，馋感情。她觉得，只有父母有爱，才懂得孩子衣着漂亮不仅光鲜，饮食充足偶尔花哨，那就是快乐啊，小小的快乐，幸福指数完全可以小小的提升。

物质要求苛刻暂且罢了，精神也要自己决定，父母说自己的路自己走，才是健全的人格独立，现在吃些苦头，以后才不会被别人所欺负。每一次的岔路口，尽管徐萌的年纪轻轻，任何的一次抉择都是自己掰扯来掰扯去，列出条框，分析利弊，父母并不言语。这在寻常人家似乎必须如此，毕竟，儿大不由娘，父母的分析难以紧跟时代的步伐，可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，这样的教育太具独创性与深思性。

于是，无论如何，徐萌的幸福指数一直就徘徊在了不及格，小细节就慢慢变成了大隔阂。印象中，一向肃穆的父母，一年 365 天一向只在家里看新闻，看经济，就是没有娱乐的父母，对感情的理解，如同他们的古板做派，从来不做改善，也不觉有什么不妥。对，因为，并不是很爱，即使努力争取，

也不会有什么改观。

可，徐萌一直渴望，温暖。这个词汇，该是多么的神圣向往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2. 太过随性的穆言

穆言在没有认识徐萌之前觉得自己简直一帆风顺，属于没事儿偷着乐的那群人。

父母都是典型的农民，三个女孩儿出生之后，父母总算盼到了他，造人计划戛然而止，大功告成。家里过惯穷日子，唯只惯他耍小性儿，花小钱儿，令几个姐姐也让他三分。虽说宠也宠，亲也亲，却不忘提点他做人要行得稳，坐得正，放得平。课余时间随意掌控，上树偷蛋，下河捉鱼，满大山赶羊，基本上该疯的都疯了个够。待到上学，淘气不争气，临了高考，母亲是又生气又着急，家里没有文化人，姐姐们都没考上大学，到弟弟还不得有出息？可怜穆言被鞭子逼急，竟然考入复旦，让全村大吃一惊。毕业后又赶得上好时机，先国企后私企，游刃有余：绝对是那种不断挑战，又不断失去乐趣的那类人，因为履历太过顺利。

只是，有得必有失，娘着急的婚事儿却迟迟未落。有家才有业，有家心才安啊！毕业四五年，穆言一直都是孑然一身，急得娘快要老泪纵横，“我们家狗蛋儿，为什么就讨不到老婆呢，我怎么就抱不得孙子，四世同堂？在大城市，媳妇很难找？”适逢国企，一起共事的老上司看不下去了，这么好的小伙儿，不就是性格内敛了些么，老身得亲自做媒！于是，就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了穆言，她有个贤惠的名字，满秀。安静又文雅，像朵含苞待放的白百合。按部就班，谈婚论嫁。直至抱上孙女遥遥，母亲才开心地看穆言，长出一口气，“狗蛋儿啊，我也当奶奶了！以后可有人替娘疼你了……”

这时，穆言就会傻呵呵地笑，其实他美在心里的，被人疼的感觉真好。

3. 亲戚=氢气或是清漆？

转眼，徐萌就要大学毕业了，人大本科。多么名牌的大学，专业却是行政管理，其实挺难找工作的。本以为市场行情看好，可还是供大于求。当周围的同学出国的出国，考证的考证，公务员的公务员，徐萌都没有随波逐流。不是那些她看不上，而是另有规划。好好找个工作，学习多少理论，还不得在实践中运用？就业的压力迟早要面对，逃避并非正道。投身革命的洪流，早了总比晚了强。

终于，尘埃落定。她签了家私企，兴高采烈，万事大吉。

没想到半截被父母拦了下来。

他们一致不同意。

“萌萌，我已经跟你姨姨说了，她来办这件事。”父母也太离奇，从来都是放任自流，怎么会强硬？

徐萌就一个姨姨，妈妈的妹妹，在北京，财大气粗。姨夫是家央企的总裁，姨姨早就退休了，在家颐享天年。

“妈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……”

“你那工作没用，什么时候被人炒了都无力还嘴。听句劝，妈是过来人。反正薪水差不多，国企可不会炒你的，关键是可以解决户口。相信你们班上的同学不知有多少人眼巴巴的想要这样的工作呢！”

徐萌没吭声，的确屈指可数。

“女孩子家，就是图个稳定，过日子。萌萌，有个好的家庭比什么都强。”就像你们这样的家庭，我宁可不建立。徐萌内心反抗，打着小算盘。

“你稳定，男人就能拼事业给你赚房子赚车，你呢，安心在家相夫教子。有户口，下一代的上学问题就解决了。可进可退，可攻可守。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决定再好不过。”

胳膊扭不过大腿。

“况且萌萌，这可是妈妈的亲妹妹，她不管你，那不可能。”

为什么不可能，原因很简单，姨姨的意思明白，但没必要说出来：老家只剩母亲留守尽孝，她始终欠着这份情，外甥女的选择必须管，否则，母亲，

就是徐萌的姥姥会跟她急的。

“你们不是从来不管我么……为什么这次一定要横加拦阻？”徐萌小声提着抗议。

“萌萌啊，你怎么就不懂，你是我们的孩子啊，怎么会不管你？以前不管你，是因为你的选择一直是正确的啊！走的正确，为什么要拦着你？这次却不同，爸妈会帮你的。萌萌，以后你要是后悔，别再来找我，就管你这一次，你姨姨也只管你一次，过期不候。你姨夫为官这么多年的清廉，你知道我们的脾气，也知道我们的教育。别撞了南墙，叫苦的时刻再回头。到时候，就是你再困难，我们也会束手无策看着的。”

母亲看着徐萌执拗着坚持要做北漂，有些不可理喻。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，但是有机会是要利用机会的。可以避免无谓的挣扎和徒劳，大是大非的问题需要他们有所把握。

“我们就算尽到了父母职责，以后的路自己走。”

徐萌暂时应着了，总之在北京，父母还暂时不能跟来。如何发展，算是她的选择。

以后，她有她的骄傲，没有必要迎合和苟同任何人。包括不相往来的亲戚。

以后，她有她的成绩，没有必要炫耀和昭示任何人。包括不相往来的亲戚。

她只是渴望拥有一个懂她的人，分享彼此，彼此分享，自己制定规则，自得其乐。只是目前的工作现状，只能允许她不破坏别人的规则，戴着假面具。既然大家都带着，那就不摘了。不受名利之累，下班还原自己，得意而有意义。只要明晰，追求的职业方向究竟该在哪里，一样可以做到极致，一样可以创造奇迹。

极致与奇迹，那是某种意义上的完美。她喜欢这种自我塑造的完美。

只是遗憾，身旁没有人陪伴她奋斗，“美丽的首都，留不住我的亲。北京那么大，却没有我的家，父母一个家，姨姨一个家，就剩我自己，永远是多余的。”徐萌调侃，调侃中渗着隐隐的痛心。

即将奔赴北京，父母一再叮咛着三句话。

三句话，她都不同意。

“少说话，多做事。”她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性格外向的人，缩减话语的字

数，比让她绝食还难受。

“不要儿女情长，你要学会独立成长。”成长的意义，父母一贯的态度，就是要对亲情若即若离，就是要学会控制想念，就是要学会最大限度积累物质，精神少些依赖性。

“社会上的人很复杂的，不要多接触。”父母又真是天真，什么事什么人，是你想逃避就逃避得掉呢，又是你想不理睬又可以不理睬？

而徐萌这个初出茅庐的孩子，满眼的心潮澎湃无处安放，因为知晓国企的日子。难道，一杯茶水，一份报纸，一只金丝雀的循规蹈矩，就要自此拉开序幕了么？

4. 乍暖还寒时刻

徐萌来北京已不觉五年了。五年中，真正改变的，是离开校园、开始工作的这一年。

刚上大学，初到北京，满眼的新奇，跑遍大半个北京城都难以言尽满心的欢喜。甚至会觉得治安如此之好的首都，即使晚上天为被，地为炕，躺得都是那么的舒适惬意。这就是皇城根处，天子脚下？有灯火辉煌的现代，博大恢弘的底蕴，古香古色的人文，字正腔圆的规矩。可是，为什么人潮来了又走，流来又动去。有步履轻快的精英，游刃有余；也有随波逐流的北漂，游来荡去。

可是，徐萌的心境，起初兴奋的心境大大消退，消退到了目前的宅居在家。

应该说，人在任何的时候，都需要转型，都讲究心态。心态转变快，那就顺利过渡；心态转变慢，则拖成了更年期。

徐萌目前也遇到了更年期。

工作之后，渐渐觉得，这个繁华的城市，已不属于自己，她的渺小孤单与众多的高楼林立实在不相映衬。偌大的城市，却难以盛放她幼小的心灵。如同一滴水难以见太阳，见到炽烈就会蒸腾的无影无踪；投掷在人流海洋中，

霎时就消失了踪迹。

反而，喜欢躲在屋里，缩在被窝，在小桌子上奋笔疾书。业余时间，徐萌几乎都在爬格子，是各个报纸杂志的特约评论员，专栏作者，业内已是小有名气，尤其有趣的是她的笔名，晓非。取意躲在名利之下，不被世人知晓，倾听洞晓的是是非非的评论。若说捆绑在办公室，不是好生活，那么，主宰文字的王国，就会有千军万马的奔腾。那是单纯的延续，真实的品质，怡然自得，自给自足。

而国企的宽松，又给予了足够这般舒活筋骨的天地，这也倒是其默默安心于此的道理。

这就是徐萌，给我一本书，世界让我哭泣；给我一支笔，我让世界哭泣。并非哭泣，哭泣怎么能是生活的主旋律？应该是感动，所有感动，无论是主动给予式还是被动接受式，都是欣喜。

只是目前，初来乍到，没有什么人脉，唯一的亲戚也被她的清高，骄傲拒之门外。她不喜欢求人，求父母，求亲戚，她痛恨钱财，与所有可能扯上钱的东西隔绝。

还好，在北京，自己有个暂时栖身的场所。公司不给住房，独自租住一处，这算是小夫妻俩，出国小住，大概，也许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。出租，也算是讨个人气，打点房屋，三室一厅的房子，锁两居留一居。在北京这个地段，寸土寸金，有些咂舌的贵。这时，徐萌接手了。不一样的征程就要开始。

家，是个宁静的，沉淀的，纯美的地方。喜欢喝着一杯杯的拿铁，没有故作小资，只是体会属于自己的风情。一如校园，与世无争。

初春，冬老虎出没。

乍暖还寒时刻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它晚来风急。这次第，不是怎一个愁字了得，是怎一个清字了得。徐萌看着《声声慢》，环绕着家里不住地感叹。

清，清冷但也清新，清心寡欲，散自散心。

公司因为金融危机，突然没有什么业务。她所在的行政部波澜不惊。随着徐萌的户口顺利落京，档案也随即存放公司。这在多少人眼中都是眼红心热，因为档案的进入就标志着成为正式员工，裁员时便会受到保护；而档案

流落街头的，是合同职工，必要时会被随时清退。倒是目前，公司还没有裁员计划，国企这个庞大的机器，运转吃力，可是不乏动力。不过是招聘停滞了脚步，不进不出，养精蓄锐。房地产冬天来临的保守举措。

这便是徐萌目前的状态：生活大致平静，内心总有波澜。

5. 姐的出现是波澜

徐萌的波澜最近是因为，北京随处有惊喜。很远的距离却可以发掘到很近的关系。

某一天的某一刻，爸爸来了电话。“萌萌，你北京的姐姐找到了。有时认认亲啊。”失散多年的姐姐？原来，奶奶爷爷因为早年工作繁忙，一箩筐出生的孩子顾不过来，于是，只得忍痛割爱，把爸爸暂时寄养在乡下的一处人家，等到上学的年纪才讨了回去。可当时担心养父母难以割舍，便约定不再有联系，近50年的岁月过去，养母始终难以割舍这段母子情，她沉默了50年，托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，终于在耄耋之年找到了爸爸。

而这个姐姐，正是爸爸姐姐的孩子，也就是徐萌姑姑的女儿，可巧了，也姓徐，叫徐彤。

虽不知道年龄，但应是差不多同岁的光景吧。徐萌早就开始了摩拳擦掌的猜测，未曾谋面的姐姐会是什么模样？出俗惊艳，还是出落平平？结果，真没有让她失望，优雅大气。披着一袭嫩绿的披风，春意里不可多得的一抹亮色，很衬艺术家的气场，同行会面的还多了一个男人尾随，只是相貌平平，显然是徐彤的先生。

会面很简单，一个出地铁能见到的咖啡厅。地铁的名字也特别，金台夕照，有如早春灿灿的光芒普照。那是旧时燕京的八景之一，有着玉树临风的飘飘欲仙，分别是：太液秋风、琼岛春阴、玉泉趵突、西山晴雪、蓟门烟树、金台夕照、卢沟晓月、居庸叠翠。现在被开发商发掘了去，空留地铁旁的石碑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

本是沉闷的咖啡厅，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激起小小的波动。

“这个城市，我和你姐行走了十年，十年的时间啊，也许足够读懂一个城市，也许远远不能企及它的精髓。可是，你与这个城市共成长，伴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车水马龙的繁华，早已植入由衷的爱意。我们是爱这座城市的，无论它生活压力大到哪去，但不可否认，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机遇。”看得出，这个男人很善言辞，甚至有些天生领袖的感染力。

“这是你姐夫，叫他广宇就行。”倒成了徐彤在一旁搭话，时不时一个活脱脱的幸福小女人。

徐萌倒有些好奇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真乃一物降一物。让如此优雅女人倾慕的广宇该是多么的才华横溢，或者，只是点了徐彤的情穴，有情人的必然：我的眼里只有你。

徐彤见到亲人分外亲，在这个偌大的城市，能成为她娘家人的，为零。这些年，都是她跟广宇在独自打拼，“我们的经历太复杂，我们的幸福太不易。一言两语说不清，不过，先给你个乐子瞧瞧。”说着从包里掏出相机。

“这是我们的宝宝，3岁啦。是爸妈的心肝。叫霏霏。今天还说见姑姑呢，在家淘着，没让她出来。”

呵呵，真是有缘，徐萌心说，自己的笔名叫晓非，同音不同名。

提起霏霏，姐姐满是得意，好像见面的目的，不是认亲，而是专题介绍她的霏霏。说着说着，竟然把看似健谈的姐夫，自然的晾在一边。

“我们随身携带相机，是很正常的，可随身携带贵达三万的相机，就有些值得注意哦。”徐彤调侃，透着艺术家偶尔的顽皮。

“广宇和我都有自己的工作室，在外国人叫什么 studio。哎，都是名称糊弄人，我们就是踏实做事情，客户都知道我们是认真做艺术的主儿。基本都是一起在运作的，夫妻档嘛，共享客户，共享对方，不分彼此。”徐彤说着脸红。

广宇补充，“看看，兴头上，一直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跟美女说话的权力都被她占了去，我申诉，谁让我隔点亲，是你姐夫呢。”

“你们不要内部矛盾啦，都亲都亲。姐，你就给姐夫一个显山露水的机会呗。”徐萌打岔。

“你看，你们不是亲人，胜似亲人，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投缘，以后一定

一发不可收拾，感情就如这滔滔江水啊。”

“哈哈，贫了贫了。”

“说起工作，还真是有些门道。我们的业务范围很广，平时是帮一些公司做策划文案，宣传推广，这是主业，但是也不算主业，因为我和你姐都喜欢摄影，798 艺术区的朋友，一直在定期做我们的展览，所拍的作品都是闲来之笔，有买主看上了，我们出个真心实意的价格，双方都满意就成交。有些呢，我们还舍不得卖，留在家里珍藏呢。这是副业，从实际的角度讲，还是这个比较赚钱，因为经常有老外去 798，非常认同我跟你姐的拍摄风格，所以创业前期，很多的启动资金来自这里呢。”

“所以，不难理解吧，为什么我们随时随地携带这么昂贵的相机，捕捉灵感，记录瞬间呗！在北京，任何想不到的蓝海，都能成为朝阳产业，有很大的发展前景！以前一同出道的朋友，有些一直不看好的文化产业，忍受不得清苦和寂寞，能转行的都转了，其实就差一步，小打小闹也能转变为生产力！别小瞧自己的作品，投缘欣赏的人绝对有，还为数不少！”

徐萌笑笑，“我当然不排斥文艺赚钱，赚的是辛苦的创意，卖的可是脑筋。就比如我吧，粗略算是一个文学小青年，自己加封号，就是给报纸杂志写些粗糙的文字，业余的，哈哈。我一贯的想法啊，什么爱好一旦成为主业，那就只剩下吃力了。本来是玩的东西，放得开，尽点兴，有些娱乐精神，齐活了！这样没有压力的创作，才能意外的诞生满意的作品呢！”

广宇来了精神，眼睛亮亮，“那看来是才女了！这样的女子，谁能幸运的娶到，那可是幸福！”

徐萌叹了口气，“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。一点不假。女子有才吧，对自己，是恃才傲物，看透很多人世间的道理，少了糊涂的劲头。而对于男人，是压力，娶个这么明白的老婆，什么心理尽收眼底，就没有保持神秘感的乐趣啦……”

“哪有那么夸张，哈哈，你看看，你姐姐不是照样有才？我还不是一如既往地喜欢？抱了回去？我还是赞同，夫妻之间得拥有共同语言，跟你在同一起跑线奔跑进步的女人，感觉很好呦！”

“不过，小萌，你可以悄悄给我点鼓励，我是不是很勇敢？敢娶一个这

么有才的老婆。”广宇凑近徐萌的耳朵，眨眨眼，善意的跟徐彤作秀。

“去，你是夸我呢，还是损我呢？”徐彤在一旁撇撇嘴。

“那就当夸你喽，哈哈。多多，看你想到哪里去，我可是无心！”

“多多？”

“哈哈，忘记跟你解释，这是我对你姐的昵称，初来北京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缺，我就起这个名字，希望家里好起来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多，现在真好，什么都有了，真的感谢上天，我们很知足，这都是老婆带来的好运，什么都多，就是不多老婆，对不对，老婆？”说着回望徐彤，童心未泯。

徐彤无奈地摇摇头，“你姐夫，多大了，还是人来疯，见了亲人更是相见恨晚。”

徐萌不孤独，徐萌很享受。在北京我也有姐啦，比拿着气儿，捏着腔儿的姨强百倍！

周末可以蹭饭去！

“姐，我周末方便去你们家吗？”

“这话说得见外了，怎么不方便，来蹭饭啊，来看好玩的霏霏！只是家离着你的地方有些远，北京就是这个样子，有唾手可得的方便，也有无法妥协的难堪，大而有矩嘛：你看看，有时候明明眼前就是目的地，可你必须绕立交桥，绕护城河，七扭八拐的，寻找入口出口，费时费力！所以，不一定有车族有房族就便利。往往汽车没有地铁跑得快，在附近租房还省去路上的时间和油钱呢！”

“是呢，是呢，我听说很多人在路上读完了走遍美国，英国，法国，都在书本上游遍欧洲了，实际自己一个地方还没去呢。”徐萌来了精神，跟姐姐姐夫是那么的投缘可亲。

“哈哈……”咖啡厅不时地传出三个人的开心。

6. 绝佳的进入点

“行，行，好，就这样。”穆言点头，露出难得一见的笑意。经济危机，问候语成为“你危机了么？”他没有危机。

运气实在的好。原来的老领导刘鹏刘总，邀请他鼎力加盟新近成立的婴儿国企。

为什么叫婴儿国企？因为是隶属于总公司的一个初创型企业。在房地产行业一片飘红的势态下，按捺不住，也想力求分一杯羹，一勺汤。国企动不动就搞房地产，大大小小已有百家，照国资委的评论就是不务正业，可毕竟国企是国家的支柱产业，房地产又是拉动经济的领头羊，于情于理，都还值得跟进。只是比起一些房地产资历深、背景强的民营大佬，论资排辈则实在的名落孙山。跟穆言原来的私企更难同属一个级别。逐渐的发展吧，毕竟刚刚“生”出来，起步阶段么，不能拔苗助长。

电话中的老领导还是那么的淡定，一如八年前的沉稳，也一如八年前的挽留。刚毕业那阵，穆言初出茅庐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是老领导看好他是块材料，一路看着他成长，悉心栽培。如果八年前穆言留下来，如今早已是位高权重了吧，却不会有在外奔波的宝贵经历，经风雨才能见世面，穆言从不后悔当初被定义为鲁莽或是魄力。

“小穆，来吧，我这里缺个得力的干将。你的风格我一直很欣赏。只是庙小，我可聘不起你哟，不给高薪，呵呵。”刘总笑呵呵，真诚而又威严，不容置疑的亲合力。

“来这里，就做我的营销总监，你的擅长。把把关，帮我一把。那些毛头小子盯不住的。考虑一下吧，小穆，定下来，给我答复，我吩咐他们马上办交接手续。”

穆言倒自有他的打算。

当初，从国企跳出，是职业通道狭隘，因为勤于业务，因为年轻，他只想跳出温室，验证自己的实力。而现在却不同，他所在的私企基本已经没有什么挑战的余地了。虽然比较知名，但是福利待遇并不稳定。重新的回归，也许是个不二之选。其一，他现在不比当年，羽翼已丰，老领导的关系也非

同寻常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踏踏实实是个靠山，省得他天天诚惶诚恐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。其二，这边的企业新近成立，他的上升空间相对就大，又是新的挑战，新的机遇。

有时候，他也觉得自己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。上天紧闭了一扇窗，必定会敞开另一扇门，一向笃定。曾经，以为绝望到死，没曾想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。

对，握在手中的钱，是最可靠，也最不会背叛自己。对，没有背叛，没有伤害，没有轻视。虽然钱冷冰冰，可是钱制造的氛围，烘托的气氛，不会冷冰冰。只要有了钱，母猪也上树，磨盘也推鬼。权衡利弊，现在离开，重新去感受另外一个企业的文化未尝不是件好事；反正也是同样的营销总监。不过是从一个公司过渡到另一个公司而已。

他需要压力，但不需要迫于压力。

不过，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，真正导致他离职的导火索是：跟部下一起合作谈的一笔单子，分成不均，投入了很多心血和精力的单子，以为最出彩的，却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报酬。总经理完全不顾及他手下戎马多年，抓些莫须有的罪名，克扣殆尽。他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好好做事，会无缘无故跟总经理结下梁子。后来，有同事悄悄告诉他，对方是经理的小舅子。喜欢低调，结婚没有大张旗鼓、招摇过市，潜伏在公司熟悉业务。只是穆言一丝一毫都没有察觉，并未做个顺水推舟的人情。穆言怎不是个聪明人？料想这以后的日子，必定是难生和气，私企裙带关系不比国企容易对付。与其一直别扭下去，不如盘活自己，换条道路走走，也许有些不一样的前景。

不过，也不能只顾着冲锋陷阵，他还有一条退路：同他从国企一起出来打拼的两个兄弟，现在依然坐镇这家私企，是区域销售经理。穆言的回归也是双赢，他们为他们提供国企的最新态势，他们为他在私企留下奠基。

“任人唯亲，不够大气”一切分析妥当，穆言心里落下这样的结语后，打定主意，离开这里。

句号，往往不能圆满，穆言遗憾。不过，照销售的术语，此时跳槽，倒是个绝佳的进入点。

7. 传说中的一见钟情

徐萌很早就相信童话了。更不相信办公室恋情。那种矫情的，迂腐的，造作的恋情，对于她说，完全免疫。

今天，穆言来到公司报道。报道的第一天，穿上许久没有派上用场的西装革履。他喜欢风轻云淡的自由，即使是任何需要束缚的时刻。

早晨在家穿戴妥当，无意中，照照镜子。镜中的自己，少了锐气，多了沉稳。少了幻想，多了现实。跟十年前，已无法相比。沾染多少社会的庸俗气息，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。他不排斥庸俗，更不会回避。附庸风雅的事情才做作而幼稚，真是可笑自己当初的附庸风雅。如今，手中厚重的铜臭味道，才最真实。在北京这个虚华的城市，那么的真实可靠而有用武之地。有房子，有车子，有女人，到处派的上用场。就像镜中的自己，没有穿衣前，不过普通人一枚，穿上阿玛尼，黄土也能变成金，穆言不竟自嘲。笔挺，精神，大气，浑然天成，焕然一新。什么好词，往身上套都行，完全不是山沟沟里的野山鸡，是金凤凰，是无限尊荣的金凤凰！

“收拾好了吗？小言？”身后，满秀关切地问，“第一天上班，东西都带齐了吧！路远，不好回来取。”

“知道啦，放心吧！都带了，别啰嗦啦。”穆言笑笑。

“嗯，我先去送遥遥，回来再联系吧。”说着门落定。

“等等我，我也走，爸妈我们走了！”

满秀的爸妈自从满秀怀孕，到遥遥出生，就从老家来，一直住在北京。

“走吧，快走，别迟到了。”爸妈答应着。

穆言心说，哼，没有钱，怎么有实力养得起这一大家子人，不由得心生霸气。永远是这般人多嘴杂的早晨，心情好的时候是热闹温情，心情差的时候是吵闹烦躁。好的坏的都会有的，只是现在，把一屋子的声音关在身后，真好。

上路吧！

来到公司，见过领导，落座寒暄，无非是肯定实力，再创佳绩之类，程